

Kotaro Sawaki

泽木耕太郎

陈宝莲 译

III

| 欧洲篇 |

飞光啊！飞光！

特急

深夜

土耳其 — 希腊 — 意大利 — 西班牙 — 葡萄牙 — 法国 — 英国



しんやとつきゅう

上海译文出版社

III 深夜特急

— 飞光啊！飞光！ —
— 欧洲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特急. 3/(日) 泽木耕太郎著;陈宝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327-6116-6

I. ①深… II. ①泽… ②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598 号

Shinya Tokkyuu Volume 5 - volume 6

By Kotaro Sawaki

Copyright © Kotaro Sawaki, 1986, 1992,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图字: 09-2011-622 号

深夜特急(三)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责任编辑/李洁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美术编辑/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116-6/I·3630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目录

第三班车 飞光啊！飞光！

第十三章 充当使者 >> 土耳其…………… 3

在安卡拉扮演“使者”角色的我，到了伊斯坦布尔，享受往返欧亚之间的“五点五里拉的优雅渡轮之旅”……

第十四章 志愿为客 >> 希腊…………… 75

我从土耳其进入希腊，就是从亚洲进入欧洲、从回教圈进入基督教圈、从茶叶国家进入咖啡国家了……

第十五章 丝与酒 >> 寄自地中海的信…………… 131

我，此刻，身在地中海。在那有如敲碎全世界的宝石，将那无数晶莹璀璨碎片铺在其上的壮丽地中海。然而，在这艘船上，我此刻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第十六章 罗马假日 >> 南欧（一）…………… 145

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带给我莫大的冲击，和六十一岁的“安妮公主”度过短暂的“罗马假日”后，我取消威尼斯之行，一路直奔摩纳哥的赌场……

第十七章 海角之岬 >> 南欧（二）…………… 197

在马德里，白天逛跳蚤市场，晚上混迹酒馆。被“无”腐蚀的我终于在葡萄牙海角之岬萨格里什捉住“结束旅行”的时机……

第十八章 飞光啊！飞光！ >> 终点…………… 245

在巴黎盘桓数周后启程前往伦敦。虽然在海关遭遇一点麻烦，但总算无事到达终点，而当我去中央邮局打电报回日本时……

后记 >>…………… 268

第三班车 飞光啊！ 飞光！

第十三章

充当使者

>> 土耳其



—

傍晚六点不到，巴士抵达德黑兰。

车子在上午十点钟从伊斯法罕开出，扣掉途中休息的时间，大约七个小时便到。我从德黑兰南下时是坐夜车，欣赏不到沿途风景，这次北上，总算能饱览沿途风光。伊朗最大圣地库姆的清真寺壮丽巍峨，沉浸在夕阳里的金色圆顶光灿耀眼。

可惜秋日苦短，巴士抵达终点站时天色已晚。本来打算再去阿米尔卡碧街找家廉价旅馆安顿身心。可是当我拿下放在车顶的背包，走在接连停放着几十辆巴士的漆黑夜路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即使今晚留下，总有一天还是要去土耳其。如果从德黑兰出发，大概要走经过亚拉拉特山麓的埃尔祖鲁姆的那条路线吧！我必须先去几家巴士公司查问一下时间。

我先找坐过三趟，而且相当令我满意的伊朗观光巴士公司。好不容易找到，刚开口问那埋头填写资料的中年职员“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他就猛然抬头大喊：“快！”

我愣在那里，他霍地起身指着右前方说：“快！开车了！”看来像是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正要开车。我悠哉地说：“不忙，我今天不走。”他像说“别耍人嘛”似的挥挥手，重新坐下。

“下班车什么时候？”我问。

“下个礼拜五。”他不当一回事地随口说。

那不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吗？

这回轮到我慌了。在随兴而至的德黑兰，再怎么找乐子，一个星期还是很难熬过。

“还能上车吗？”

我完全忘了还有其他巴士公司，焦急地问他，他用力点头说：“跑啊！”

我扛起背包便跑，可是几十辆巴士中哪一辆是开往埃尔祖鲁姆的呢？我跑了几步，不得不停下来问人。

“埃尔祖鲁姆？”

有人摇头，有人指个方向，我便照他指的方向跑去。这样重复几次，总算找到开往埃尔祖鲁姆的巴士。真是千钧一发。因为行李工已坐在司机旁边，正要关闭车门。

“埃尔祖鲁姆？”

我向巴士里面大喊，司机和行李工一同说“是啊，是啊”。

我松口气，卸下肩上的背包。行李工下车，要把背包放进车

身的行李厢。然后我立刻开始讲价。

“到埃尔祖鲁姆多少钱？”

“七百五十里亚尔。”

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几乎没有伊朗货币。之前我在每个国家，都怕钱会用不完，一次不肯兑换太多。因为我多半是找汇率较佳的兑换所，换多了也不能再换回来。我所经过的国家，只要没有正式的兑换证明，银行通常也拒绝将本国货币兑换为外国货币。

我本来打算在伊斯法罕兑换在德黑兰要用的里亚尔，不巧那天是星期五休假，所以没换成。

“可以用美元吗？”我问。

司机从驾驶座上大声说：“OK, OK.”

“美元多少？”我又问。

司机和行李工用波斯语交谈几句后，比出十二的手势。七百五十里亚尔相当于十一二美元。他们开价并无不当，但我还是尝试性地说：“别开玩笑，应该便宜一点吧！”要价竟然立刻降到十一美元。

“再便宜一点！”

我还撑着，他们面面相觑。七百五十里亚尔是正常票价。我既然要坐，他们就直接告诉我票价。这辆巴士反正要跑这一趟，按常理司机会想多载一个是一个。我隔窗窥看车中，还有许多空位。霎时态度强硬起来，但讨价还价太久，延误开车，造成其他乘客困扰也不好。我看时机差不多时，摆出“再少一点可以吗”

的姿势，司机和行李工又相互对看，交谈一两句后说十块半。我拿出一张十元的美钞，强势地用日语说：“这样就算了吧！”笑着和行李工握手，他也不自觉地笑着回握我。那一瞬间，我对自己如此习惯讨价还价有着些微的厌恶。

我坐在后面的空位上。乘客大部分是伊朗人和土耳其人，只有中央靠后的位子上坐了几伙外国人。巴士开动不久，也没有自我介绍，外国人就交谈起来，因而知道了彼此是哪国人。坐在我斜前方的是美国白人，坐在他前面，带着一个七八岁小孩的年轻男女是法国人，我隔座前两排坐的是四个肤色浅黑的斯里兰卡人。那个美国人身穿不适于坐这种巴士旅行的整洁服装，看不出年龄，有点怪。他要从土耳其进入伊拉克。我问他签证怎么办，他说不需要签证。我问他是美国人入境伊拉克不需要签证吗？他说他不需要。我又问是做生意吗？他说不是。我看不出他究竟是哪一种人。

要说看不出来，那个法国人一家则更难分辨。男女都是嬉皮装扮，如果他们真的是嬉皮，小孩不就是没有上学而一直在旅行吗？我介意的是小孩眼中浮现出的对外界毫不关心的神色。大概在随着年轻父母浪迹各地之际，好奇心也被消耗殆尽了。

比较起来，要去德国的斯里兰卡人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从斯里兰卡到印度，经由中近东到欧洲工作。他们也是大步横跨欧亚大陆的往来者之一。

从伊朗开往土耳其途中，车内格外安静，因为乘客较少，对

总是乘坐拥挤嘈杂野鸡车的我来说，那种安静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能听到的只是斯里兰卡人的窃窃私语声。我问过美国人，确定这辆巴士是开往伊斯坦布尔，途中停靠埃尔祖鲁姆和安卡拉，到达埃尔祖鲁姆大概是第二天晚上。加上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的七个小时车程，等于要连续坐三十多个小时的车。想到这一点，不觉有些烦腻。

下午八点半，车子停靠路边的餐厅休息。乘客在那里吃稍迟的晚餐。我点了鸡肉烩饭作为向伊朗的告别纪念。在伊朗，鸡肉烩饭是挺容易入口的饭菜，一个人八十里亚尔，绝不便宜。那几个斯里兰卡人吃得很省。一个人叫杯茶大家轮流喝，嚼着上车前买的面包。

休息时间结束，乘客零零星星地回到车上。我上车前，在餐厅角落买了五里亚尔的葡萄干。买之前，我告诉自己，这是以备万一。尽管这辆车是正规的长途巴士，但也未必不会像上次那辆嬉皮巴士一样在山中迷路。在山里遇险的人靠一块巧克力奇迹般地得救的例子不是没有。万一出事，这些葡萄干很可能让我延命几天。因此我是为万一而买……虽然这点钱不算浪费，但我不这样想就不敢买，我的“节俭强迫症”或许已相当严重。其实，我是渴望吃到甜食。蛋糕太贵，下不了手，葡萄干还可以。仅此而已。

开车不久，一个斯里兰卡人突然大喊：“停车！停车！”他死命地喊，而且其他人也站起来，指着车后的方向。另一个人用手掌拍自己的脑袋。

我于是明白，因为车窗开着，风吹走了他的帽子。

“Stop! Stop!”

我叫出来，几乎同时弄清楚事情的美国人也一起喊：“Stop! Stop!”

众人突然同声齐喊停车，司机没搞清原委，但也只好减速。车子终于停下时，距离斯里兰卡人最先喊停的地点已有相当距离。远处一片漆黑，就算是白天，也看不到已被吹得老远的帽子。要是别人，恐怕就死心了。可是帽子的主人要求司机开门，一溜烟地奔进夜路里。他的身影完全融入黑暗中，很快就看不见了。我们被他的执着慑服，没有人抱怨行程受到耽误。

约莫二十分钟后，斯里兰卡人满面笑容地走上巴士，右手紧紧握住汗水和灰尘交织着的旧帽子。乘客为他鼓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举起紧握帽子的手，坐回自己的位子。这个小插曲纾解了车上的沉闷气氛。我们当然不至于像嬉皮巴士那样开始胡闹。但怎么说，这还是一辆生活巴士。

十点过后，乘客逐渐入睡。我也靠着窗户，用外套当枕头。闭上眼睛，但怎么也睡不着，种种思绪浮现又消失。车上开着暖气，非常温暖，但车外相当寒冷。我再次睁眼，看到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模糊脸孔时，胸口隐隐作痛。但是我没有多想，只是一直凝望窗外的幽暗。

二

辗转难眠的夜过去了。我坐起身来，打个大哈欠，转动肩膀

和脖子。睡眠姿势局促，所以一觉醒来浑身发疼。而且暖气太强，喉咙感觉一阵干涩。夜里几度睁眼，天都没亮，只好又勉强闭上。我的神态完全清醒，不只因窗外已经泛白，也因为喉咙干涩。好像不只我是这样，其他乘客也又咳嗽又清嗓子。

巴士奔驰在伊朗的干燥地带。道路两旁只是坡度缓和、寸草不生的丘陵。随着高度上升，布满水滴的窗玻璃显露车外的空气冰冷稀薄。上午七点，巴士停靠街边的餐馆。

早餐吃面包、蜂蜜和红茶。二十五里亚尔、一百二十日元。除了那四个斯里兰卡人外，我比其他乘客都吃得省，却还愧疚是不是花太多了。一过国境，伊朗的里亚尔就用不上了。我虽然知道，但就是大方不起来。在日本时，我虽然不浪费，但也绝对不是吝啬鬼，总是大方地花光口袋里的钱。但是这次出来旅行后，节俭好像变成我的第二习性：凡事能省则省。这种倾向与时俱增。虽然心里想着没有钱再走下去时就结束旅行，但仍然害怕旅行必须中途停止，因此我对花钱有着超过必要的顾虑。

巴士一小时后出发。

太阳越高越衬出天空的蓝。这时，巴士和来自土耳其那边的大型卡车、拖车等会车的情况也多了。印在卡车车身的公司名称，从燃料到食品等所有与生活相关物品都有。这还是头一次在公路上见到这样多的欧洲车牌。不久，泛亚公路便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交界处结束，接上泛欧公路。我心中一紧：亚洲之旅已经结束了。

右边突然看到山。好像是亚拉拉特山。像富士山一样高山孤

立。应该有五千多米，但因为棱线和缓，感觉没那么高。

亚拉拉特山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旧约圣经》里“诺亚方舟”的避难地。《创世记》里记载，上帝后悔创造了人类，决定发大洪水毁灭所有人类。只有正直的诺亚一家受到“袒护”。上帝命令诺亚提前制造松木方舟，带着所有动物各一对上船，度过洪水之灾。经过数百天的漂流，等到洪水消退，才知方舟漂到亚拉拉特山顶。直到今天，寻找方舟遗物的话题仍然牵动着外国的媒体。

我在好几本书上看过，“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传说”。但是亚拉拉特山这个名字让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旧约圣经》或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因为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描述双重间谍的好莱坞片，“西方”谍报机关揭发投诚的“东方”间谍谎言，关键就在亚拉拉特山。片中，亨利·方达扮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要查证扮演克格勃要人的尤尔·布林纳是否真心投诚。两人最后摊牌时，亨利·方达逐一揭发尤尔·布林纳的谎言。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尤尔·布林纳和英国情报人员拍摄到的一张照片。尤尔·布林纳说那是苏联位于亚拉拉特山麓的基地。但是亨利·方达的部下将照片放大投影在白板上，再用笔描出山的形状后，可以清楚看出山顶的左峰较高，与真正从土耳其这边拍摄的亚拉拉特山照片投影时右峰明显高出的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那是为欺骗“西方”情报机关而在苏联境内伪造的基地。

果然，在我眼前的亚拉拉特山顶是右峰比左峰高。如果从反

方向拍摄，是该有清楚的不同。电影中疏忽这一点的苏联情报组织未免太逊了。真正的克格勃应该更精明一些吧……

想着这些无聊事，正午以前，巴士便抵达伊朗名称巴扎尔甘、土耳其名称居布拉克（Gürbulak）的国境地点。

我们下车办理出入境手续。出入境手续简单得惊人，加上两国的国境事务所比邻而建，审查手续比过去通过的任何一个国境都要干脆利落。

NATIONAL POLICE OF IRAN
DEPARTURE
BAZARGAN BORDER

盖上伊朗移民局的大印，海关只瞄一眼我的行李就放行，我转到紧邻的土耳其海关检查，再绕到土耳其移民局盖章。

T. C. AGRI * * *
GIRIS
GÜRBULAK HUDUT KAPISI

伊朗关防是英文，土耳其则是土耳其文。从伊朗的出境大印推测，“GIRIS”是土耳其文“入境”的意思，“HUDUT”是国境、“KAPISI”是事务所的意思。“* * *”部分墨水渗开、无法解读，但“AGRI”是亚拉拉特的土耳其名。看不懂的是“T. C.”